

◇灯下漫笔

听劝,还是不听劝

[南京]戎华

19岁的她,曾和一名军官有过一段感情,后者还向她郑重提出求婚。

但她是被父亲及长辈共同劝退的,他们的理由非常苦口婆心:你出身高贵,才貌超群,十九岁就去跟这样一个年轻人订婚。他除了好人品之外别无长处,没有希望发家致富,你嫁给他可真是自我葬送!

故事的背景,是十九世纪的英国。这是简·奥斯汀的小说《劝导》里的情节。

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再次相遇,中间隔着长达8年的时光之河。

8年前,他“两手空空”,处于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;8年后,他已经是一名功成名就、风度翩翩的海军上校,他生机勃勃,满腔热血,知道自己不久就会当上舰长,得到委派,赢得想要的一切。果然如此,他实现了当初订婚时的所有承诺。他是海军上校温特沃斯。

而她呢,至今未嫁。家道中落,欠下债务,生活困顿,她已成大龄“剩女”。她叫安妮,故事就此反转。

当温特沃斯再次出现时,依旧对当年听劝悔婚的安妮充满怨恨,但安妮没有像年轻时那样退缩。她通过自己的行动和智慧,重新赢回了爱人的

尊重。

在21世纪的2007年和2022年,《劝导》两次被搬上银幕。这说明,这个故事并不过时,逆袭的故事还是有市场号召力的。而作家简·奥斯汀本人的人生,也有一段“听劝”后被迫中断的恋情。然而,现实比小说残酷得多。

1795年,20岁的简·奥斯汀结识了爱尔兰青年汤姆·勒弗罗伊,两人因对文学的兴趣坠入爱河。然而,这段感情面临现实阻碍,勒弗罗伊家境贫寒,而简·奥斯汀作为牧师家庭之女,嫁妆微薄,无法为婚姻提供物质保障。双方家庭都对这段感情提出了“劝导”。

简·奥斯汀最终主动结束恋情。勒弗罗伊娶了一位富家女,最终成为爱尔兰最高法院首席法官。而简·奥斯汀终身未婚。

其实,简·奥斯汀也曾有过机会的。1802年,27岁的简·奥斯汀曾接受富家子弟哈里斯的求婚。最终,她意识到自己对哈里斯缺乏情感,认为“没有感情的婚姻比任何事都难以忍受”,遂果断悔婚。这一决定体现了她对婚姻的清醒认知——婚姻应以爱情为基础,而非单纯的经济考量。

或许正因为此,简·奥斯汀

才成为了我们喜欢的作家。她为世界贡献了《傲慢与偏见》《理智与感情》等作品,穿越了时间和空间,两百多年过去了,为什么我们还在读她?还有电影,为什么要不断地、一遍遍将她的小说搬上屏幕?她的故事总是聚焦乡绅的婚姻经济,没有奇幻,没有离经叛道。故事总是发生在很小的范围里:在家中客厅、在舞会上、在乡间小路上。正是这种“小”,让她的小说有一种非常强的生活感:家长里短、鸡毛蒜皮。她是婚恋经济学的专家,总是在探讨:爱情是道算术题吗?如果是,怎么算才是正确答案?如果不把爱情当算术题,结果会怎样?

在婚恋经济学里,听劝,其实是对现实的妥协;而如果不“听劝”,便是追随自己的内心。我总觉得,老天终究会眷顾那些顺着内心脉络走完人生之路的人。因为,他们的人生会很难,难得老天都看下去,忍不住会去帮助他们。至于他们的难,有人说是“贫贱夫妻百事哀”,也有人说是“虽苦犹甜”,只有走过这段路的人,才会知道其中的丰富滋味。而不听劝的勇气,正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生机勃勃、追随自己梦想的源泉。

◇生活空间

“旱虾”滋味长

[泰州]周桂芳

脑海里却不住浮现出田埂上那些蹦蹦跳跳的野蚂蚱,心里直打鼓,迟疑着不敢往嘴里送。

芝芝仿佛看穿了我的顾虑,笑着说:“这些可不是野蚂蚱,都是人工饲养的。”她掏出手机,点开相册,指着一排整齐的白色大棚说:“这就是我老家养蚂蚱的塑料大棚,温度湿度都控制得刚刚好。现在老家不少农户靠养殖蚂蚱增收,养蚂蚱成了特色产业。”

盛情难却,我心一横,将蚂蚱送进嘴里,胃里却条件反射般涌起一阵恶心。我深呼吸几下,等那阵不适过去,才小心咬下——淡淡的草木清香在唇齿间弥漫开来,细细咀嚼,其肉质鲜嫩又紧实,椒盐的咸香裹着油脂的醇厚,越嚼越有滋味。

若是我家外婆知道,如今蝗虫能被人工养殖,从糟蹋庄稼的害虫变成餐桌上的美味,从避之不及的灾星变成滋养身体的食材,想必一定会扶着老花镜,反复端详这金棕色的“旱虾”,由衷感慨:这世道,是真的变好了啊。

芝芝每次回山东老家,总不忘给我们这帮吃货捎些家乡特产。这次她刚进门,就神秘兮兮地端出个白瓷盘,里面堆着些金棕色的小东西,油光锃亮的,一股焦香混着坚果香的诱人气息,没等走近就钻进了鼻子。我凑近一看:方脑袋、圆眼睛、粗壮的大腿、长长的翅膀,还有节节分明的肚皮。“这不是蚂蚱吗?”我吓得手一抖,“啪嗒”掉在地上。

我的家乡可没有吃蚂蚱的习俗。小时候在田埂上玩,见蚂蚱伏在草叶上,就蹑手蹑脚捉来,用线绳系住它的后腿,串成一串甩着玩。外婆瞧见了,总会皱眉念叨:“这蚂蚱就是蝗虫,闹蝗灾的时候,天上飞的全是它们,黑压压的把太阳都遮得严严实实。落到地里,小麦、秧苗、蔬菜、树叶,青的绿的都被啃得光秃秃的,接下来的日子就只能挨饿了。”

还没从惊魂未定中缓过神,芝芝已笑起来:“哎哟我的好姐姐,这可是我们那儿最俏的零嘴!高蛋白、低脂肪,香酥得很,你怕啥呀?”她说着,随手拈起一只,“咔嚓”咬了一口,清脆的声响听得清清楚楚。她一连吃了五六只,见我还在原地,便把盘子里最大最肥的那只递到我手上:“放心吃,吃起来跟烤虾一个味,我们老家都叫它‘旱虾’呢。”盛情难却,我只好接过蚂蚱,指尖触到它酥脆的外壳,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专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,也可在微信“添加朋友”中“查找公众号”,搜索“B座西窗”或微信号“bzuoxichuang”。

